

鉛山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政協鉛山縣委員會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
編

铅山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江西省铅山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一九八九年十月

目 录

“真命天子”起义·····	曾继参	(1)
广信知事王庚言被害记·····	滕振坤	(5)
剪辮轶事·····	吴和旺	(8)
东坑暴动和三位带头人·····	张春香 口述 陈连生 整理	(10)
关于东坑暴动时间的考证·····	潘逢春	(17)
《全民抗战》出版始末·····	江 帆	(24)
解放前夕的铅山地下党·····	吕 品 潘逢春 彭光正	(28)
铅山的解放和人民政府的建立·····	吕 品 潘逢春 彭光正	(32)
在赣东北干校铅山分校的日子里·····	秦元生	(37)
二、三十年代的河口文化市场·····	江 帆	(43)
忆狮江中学·····	李荣祥 口述 毛健生 滕振坤 于国俊	(51)
铅山连史纸·····	滕振坤	(56)

百年药号金利合·····	何洪祥	(72)
反袁烈士余邦宪传略·····	王捷俊	(81)
吕民安烈士·····	吕 品	(83)
陈桢生平·····	陈宁生	(89)
鹅湖书院与鹅湖之会·····	俞怡生	(94)
稼轩乡里忆稼轩·····	俞惕生	(100)
附 政协铅山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·····		(106)

“真命天子”起义

曾继参

1914年，在铅山县和尚坪爆发了“真命天子”起义——一次农民武装暴动。

和尚坪在铅山县境东南武夷山脉北坡的山沟中，距县城永平40公里。这里崇山峻岭，竹木茂密，是铅山主要产纸基地之一。当地居民（包括篷户）大多以向附近纸商预支资金经营纸槽和制备纸料、挑运纸件为生。纸槽的集中，纸业的发展，引来了大量的造纸技术工人。这些纸工大都来自抚州各地，他们不带家小，身无长物，一遇天灾人祸、纸张滞销、停槽、解雇等问题，便会减少收入或失去生活来源。他们不堪槽主（兼地主）的剥削、压迫，为生存而“结党成群，屡经滋事”（清光绪廿七年铅山县知事陈元灼语）。因此，和尚坪一带，历来就被统治者视为“槽厂为藏奸之藪，篷户多生事之徒”的地区。这里山深谷野，人们还保持着浓重的封建迷信意识。

1914年早春，起义群众拥立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为“真命天子”在和尚坪箕山登基称帝，号召起义，并设置军师、大元帅、将军和掌旗官等指挥官职。据我族嫂詹美秀和九都山头剃头的顺生师回忆，“真命天子”只有十二三岁，眉眼俊朗，生就一副福相。但他不是和尚坪人，是义军

军师江东山、大元帅林×从外地护送到和尚坪来的。他们向当地农民和纸工宣称，这就是“真命天子”，只有真命天子才能坐天下，同时鼓动大家跟着“真命天子”去改朝换代过好日子。对于这种宣传，和尚坪的农民和纸工大部份都信以为真，纷纷表示拥护“真命天子”去打天下，还一致通过了先打石塘，再攻占铅山县城的军事行动计划。

同年6月18日，义军用轿子抬着“真命天子”，浩浩荡荡向石塘进军。一到石塘，即放火焚烧天后宫以示威慑。石塘的地主、资本家看到熊熊烈火，无不四下逃窜。随后，义军头领拥戴着“真命天子”驾临抚州会馆大厅坐下，来往行人，均被引见朝拜叩头。行人中年轻力壮者则被动员参加义军。一些武林中人，也自愿入伍，如汭口张家著名武师芽倪师，便是其中一个。石塘街屠店老板×××还向“真命天子”贡献五百银元以助军费。但一些胆小怕事者则伺机逃跑，我的族兄曾恒顺，就是乘义军欢庆胜利之时，偷偷地逃走回家的。

义军进驻石塘的次日拂晓，即抬着“真命天子”沿大路进攻县城。沿途农民听说出了“真命天子”，纷纷前来观看，有的还加进起义大军。一时，起义人众达到六七百号。义军一到县城，即一鼓作气直攻县署。县城警署署长王光鸞时在前街关帝庙，闻讯后慌忙翻过后墙赶回县衙，与正当惊恐万状的县知事肖凤韶计议对策。警士中有詹云者，绰号元伪神子，有勇力，力促县知事抗击，肖凤韶从之。王光鸞即率领所有警士，持枪埋伏在县大堂后正中。当义军高举大旗，手持梭标、大刀、棍棒等武器冲入县衙大堂时，警士突然开枪

射击，弹中掌旗官，军旗颓倒。义军对抗不住警士火力，只好撤退。詹云等警士乘势冲杀，义军当场被打死六人，伤多人，被迫退回和尚坪。不料，义军带着“真命天子”转移到外江东时，遭到了大坑任家“七虎”的拦击。军师江东山、大元帅林某在交锋中不幸落入“七虎”之手。

接着，县知事肖凤韶向省告急请兵。江西都督李纯派第六混成旅步兵第十二团二营营长李玉柱、营副王继业和八连长孙应雄等带兵前来铅山镇压。肖凤韶率领警士带领官军，以任家“七虎”之一的任正茂为向导向和尚坪进剿。和尚坪人闻讯，即藏进深山老林避难。肖凤韶见村空无人，乃下令烧屋搜山。一时和尚坪火光冲天，住房、纸槽概被焚烬。当天傍晚，肖凤韶发现附近山岗有所寺庙，再抬头一看，天空乌云密布，于是计上心来，密令军警隐在寺庙周围。是夜三更左右，天降大雨，逼得义军及群众离开山林进庙避雨。肖凤韶见状立即指挥军警包围寺庙，大肆捕杀义军和群众。劫难中，除义军喋血山野外，和尚坪纸工、农民无辜被杀者有22人，被捕者28人。这28人押解至县后，均死于冤狱。“真命天子”和少数义军头领则冲出包围，远走他乡。时有永平人朱芾（字叔巖）作诗记其事曰：

一炬和尚坪，倾刻成丘墟；

哀哉城门火，殃乃及池鱼。

诗中描述肖凤韶对被逮者和涉嫌者横施非刑，妄加杀戮云：

笞杖挝折骨，炮烙灼人肤；

血肉溅庭壁，号声如宰屠。

求死不可得，缓刑乃就诬，

狱定不可移，冤仰难再舒。

明日黄家坪，引颈就戮诛，

白骨蔽原野，血流成川渠。

呜呼！一场义举，最后被扼杀于血泊之中。

广信知事王赓言被害记

滕振坤

民国元年，河口镇发生了杀死新任广信府知事王赓言的案件。现综合吴和旺（原县政协委员）、费文中（河口郊区农民）、任睦宇（解放前铅山县中学首任校长）等老人当时的见闻，证之史料公诸如下：

1911年10月，辛亥革命爆发。前协统吴介璋于11月1日，正式就任江西都督，成立了江西省军政府，发布檄文，命令“各道、府、厅、州、县所属各官仍着照常视事”。不久，广信府（府治设上饶，下辖上饶、玉山、广丰、铅山、弋阳、贵溪、横峰七县）宣告光复。但清廷所置府知事关榕柞心存疑惧，托病就医贵溪，以致广信主政缺人，守备空虚，各地匪患猖獗，社会动荡不安。为此，父老推荐王赓言为广信知事以保桑梓，得到军政府批准。

王赓言字拜颺，广丰人，江西武备学校毕业，以优异成绩选送日本振武学校。毕业后，再入测量部时加入同盟会，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江西同盟分会干事员。他受命为广信府知事后，决心清除匪患，整顿社会治安，为北伐作后援。

民国元年即1912年1月29日，王赓言从南昌赴任，途经河口镇。铅山县知事沈廷灼率领各界代表迎接王赓言，并安排在铁树宫下榻。铁树宫斜对面是民团驻地朱公庙

（现河口第一小学。民团系江西光复后，首任都督吴介璋“戒恐土匪流氓藉端滋事”而下令在全省各地组建的一种治安组织。民团成份复杂，且有不少坏人及洪江会众混入其中。河口镇民团有团勇60名）。宫后有大路经三官殿、戴家弄出镇通往上饶；宫前另有小路，绕道也可去上饶。但此路右旁是长约50米的朱公庙砖石围墙，左是王家大塘的深潭碧水，因此显得十分狭窄，平时少人过往。2月1日上午王赓言辞河赴饶，沈廷灼为首组织欢送会。是时，王赓言坐轿由4名卫兵护送，在鞭炮声中从铁树宫起程。不料，伏役竟不走大路，而抄小路进发。当座轿刚过朱公庙耳门正沿围墙走上小路时，庙内突然涌出一伙民团团勇。他们手持刀枪，前拦后截，将王赓言一行团团围困。其中一个举起手枪瞄准王赓言射击，另一个手持梭标猛刺王赓言的头部，王当即喋血现场。见王毙命，团勇一哄而散。事后，巡防营管带杨长发等二次通电报省，沈廷灼在电文中均列名盖章。通电捏词诬称：“广信府知事王赓言扰害地方，指挥兵士强剪乡民辮发，不知被何人枪毙”云云，真乃欲盖弥彰！

王赓言赴任之前，便决心清除匪患，整顿社会治安，从而支援北伐，实为巩固辛亥成果，必然遭到反动势力的拼死反抗。缘此不难看出，王死于非命即死于反动势力的复辟之下。

王案哄动全省。2月1日，《江西民报》以“河口枪毙王赓言之骇闻”为标题报导此案，并在“论王赓言案”一文中驳斥杨长发等制造的“公电”，提出质疑。后，江西军政府派员追查。4月8日，右路巡防统带欧阳豪率宪兵约400

人抵河办案。未几，杀害王赓言的正犯孔清、姚得胜、何恒（河口警务长）、王述之（电报局长）和何少清（洪江会头目）等先后拿获归案，处以死刑。涉及此案的铅山县原知事沈廷灼、广丰议董蒋文澜，也于四月间缴职，拿解至省垣（南昌），发由司法司交检察厅以王案的主谋犯起诉。

王赓言遇害时仅33岁。凶犯伏诛后，王之灵柩运到上饶，广信府主持在小校场开了追悼会。

附：论王赓言案

以河口镇斗大一隅之地，枪毙长官此何事也。逞凶之徒，何竟不得主名？此公电可疑者一；指挥兵士剪辮，此今日数见之事，不闻有此暴动者，何该镇独以是枪毙长官？此公电可疑者二……。属吏纵人枪毙电，其信然耶，其不然耶？

——民国元年二月一日《江西民报》

剪 辮 軼 事

吳和旺

“男人蓄辮子”，现在听起来是奇闻。可是在前清，中国男人除和尚、道士外都要把前脑袋剃光，后脑袋蓄着头发编成长辮垂在脑后，这实在是一项陋习。然而，“男人蓄辮子”时达二百六十多年，一旦革除，却也闹出不少的笑话。虽事隔七十余年，回忆起来，仍历历在目。

宣统三年（1911）辛亥革命，江西光复。十一月初，军政府即下了一道命令：各府、县在官人员及军警两界，限文到三天内率先剪除发辮。文到铅山，县知事彭锡蕃、统税张佩红、河口同知柳怡春先行剪辮以为倡导，而驻防河口的巡防营管带杨长发却哭泣不已，舍不得割弃豚尾（当时的比喻），最后，还是在大多数同事的极力劝导下，才于十八日夜剪去发辮。其时，杨全家大小号哭之声惊醒四邻。有人把这件事写成文章，登在《江西民报》上，标题是《杨管带伤心哭豚尾》，一时传为笑谈。警察方面，虽也开始剪辮，但直到十二月下旬还有十余名警兵迟迟不肯动手。适逢河口商务分会因警察巡查颇为得力，以银洋五十元馈赠以为犒赏之用。警务长何垣便以凡未剪辮者一概不得分享的办法来促进剪辮。铅山县当局除告示各乡都要求剪辮外，还在河口镇朱公庙（现河口镇第一小学）召开了“剪辮大会”，

宣布废除陋习。会后，百姓也开始剪辮，但从者甚少。即使向来号称开通的人，亦居然豚尾长随而毫无愧色。

民国元年（1912）元月中旬，内务局又下令通知各府厅州县，限期三天一律剪除发辮。在上峰再次催办下，当局决定出动军警强制剪辮。消息传出后，河口镇各界才慌忙应付。南昌、丰城帮商人在元月二十三日，撒布传单、通告，该帮旅河商人于翌日在万寿宫（现河口第二小学）举行剪辮大会。几天后，河口镇警兵分布在各街道要路，手持大剪，看到脑后垂豚尾的，即不由分说，强行剪除。一些上街的农民、外地商贩手捧剪下的发辮竟蹲在地下呼号不已：“没有辮子，叫我怎么回家见亲人！又有什么面目去见地方上的人！”一时哭号之声在街头巷尾此起彼落，久久难息。

那年我十三岁，正在河口新民小学念书。校长张国华自己剪辮后，召开全校师生大会，号召大家都要割掉豚尾。会后，分别由各班教师给本班学生施剪，给我剪辮的是查老师（永平人，名字记不清）。我手捧剪下的发辮兴冲冲地回到家中时，不料遭到父亲劈头劈脑的一顿臭骂：“你这个忤逆子，现在成了光头和尚，叫我怎样有脸皮去见人？！”还要把我赶出家门。后来是母亲想了一个办法：把剪下的辮子用布缝起，套在我的头上，装了一条假辮垂在脑后，再戴上瓜皮帽掩盖住。父亲没有再闹了，但整天忧容满面，好象大祸临头似的。我每天装戴假辮，比原先的蓄辮还更难受。幸好，不到十天，父亲的辮子也被剪掉了，街面上再也看不到脑后拖着豚尾的人。这时，我毫不客气地一把扯下假辮，父亲也就无话可讲了。

东坑暴动和三位带头人

张春香 口述

陈连生 整理

我的丈夫余水发和他的战友黄凤阶、周茂祯是铅山县东坑暴动的三位带头人。

东坑暴动是铅山县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。

那是1930年的事。我们三家人的日子越过越苦，水发、凤阶和茂祯一商量，就上山去挖纸药，卖给纸槽做纸用，换点粮食回家贍家养眷。他们先在东坑、石垅一带就近挖，以后愈挖愈远。当年二月挖到了车盘，挖进了分水关。

路上，三个人听到、看到了几件“不得了”的大事。内中有两件是：一、福建北边“民众会”（其时已改称为“红军”，

“民众会”是群众习惯性的称呼——编者）的人攻打了国民党的盐勇，杀了好几个兵，还缴到枪支；二、“民众会”的几个人来到车盘，放火烧了那里的税卡子。他们还听说“民众会”造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反，杀猪出谷分浮财。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“民众会”是为穷苦百姓做主的革命组织，由共产党领导，要扭转乾坤。

我们东坑山多田少，还山高水冷，种不起粮谷，本来就难过日子。国民党的苛捐杂税，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，更逼

得穷人走投无路。我的大儿子和水发的娘就是抗不住天灾人祸，在暴动的前两三年接连死去的。水发、凤阶和茂楨也正是为了活下去才钻进山垅岔坞挖纸药的。他们听说出了扭转乾坤的“民众会”，一时高兴得连纸药也不挖了，商量着要去闽北参加组织。三个人回家后，准备了一点干粮就动身去闽北的歧源、双溪口一带了。水发临走时，说去福建挖纸药，兼带看望多年没有见面的姑母。

果然，闽北的气候不一样。他们看到很多墙壁上都写着标语，尽是“打倒土豪劣绅”、“平田卸债”、“消灭苛捐杂税”的口号。三个人分头寻找领导，三月初见到了当地“民众会”的负责人，要求参加革命。

不几天，一个姓刘的裁缝师傅从闽北来到我们东坑。这人很随和，问这问那的很快就和穷苦百姓交上了朋友。事后我才清楚，刘师傅是闽北“民众会”党组织派来了解水发、凤阶、茂楨三人的身世和周围的情况的；他怕暴露身份，还邀人赌博，事后又将赢到的钱暗地里还给输家。刘师傅回转不久，记得是清明节前，茂楨一个人连夜回到了东坑。他告诉我说，他们三个人都在一个月前加入了“民众会”，这回是组织上派回家发动穷人“上名字”参加“民众会”的。过了清明，水发和凤阶也回到东坑发动群众。他们挨家挨户地秘密做工作，先找亲着朋友，再动员靠实的穷苦人起来革命。就这样，我们东坑、石垅一带的上百穷人都成了“民众会”的人。他们还向大家讲解刚学到的革命道理，宣传“平田卸债”，暗中发动暴动。这段时间，我家成了他们的落脚点，人来人往的，不是“上名字”，就是开会。约莫个把月

后，水发抄小路进闽北歧源一次，向领导汇报组织群众参加革命的情况。过了端午节，水发返回，按照闽北党组织的意见把“民众会”员编成一个连，由水发和闽北派出的红军夏幼盛连长担任领导。夏连长在我家住了几天后，又和水发、凤阶、茂祯一班人去歧源了。

起事的时机在慢慢地圆熟。这年的6月13日（农历五月十七日），在水发、夏连长和凤阶、茂祯的带领下，我们东坑、石垅地区的穷人举行了震动赣东北的“东坑暴动”。

这天上午，水发他们带着大刀、长矛和雷火铳同夏连长带领的10多个闽北红军战士，从歧源出发杀到篁村，高喊着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口号，造了大土豪程翰（绰号“翰儿强盗”）的反，当场抽了他的款，把他押到东坑，连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。会上，水发大声宣布实行“平田卸债”，还派人连夜到紫溪街买红布做旗帜，决心轰轰烈烈干下去。第二天，暴动队伍打着红旗到石垅造反。大家的手膀上系着红布条，威风凛凛的。一到曹家畈就没收了杨村大地主秦鹤年扎在那里的仓库，缴到粮食65担，当场分给穷人。人民群众个个拍手叫好。

有人说东坑暴动是发生在1929年，这是不对的。第一，水发和我同年，都是1904年生的。暴动当年的农历闰六月十五日（公历8月9日）就牺牲了，当时只有26岁。推算一下就很清楚，东坑暴动是1930年；第二，水发牺牲前，国民党反动派向暴动区反扑，把东坑、茅山两个村庄烧得没有一栋好屋。我幸好转移得快，才保全了性命；第三，水发牺牲后的半个月，就是当年农历七月初一这天，

水发的遗腹子，我们的儿子祥芳出世了。丈夫牺牲，住房被烧，儿子出世，对我来说都是大事，它们又都发生在同一年内，我绝对不会搞错时间。再说，水发牺牲在闰六月，查一下万年历就会晓得，只有1930年闰了月，1929年不闰。东坑暴动在1930年是不用疑惑的。

暴动后的第三天，水发、夏连长和凤阶、茂祯等带领队伍出石垅，向涂家、紫溪等地拥去。他们到一个地方，就捉拿那里的土豪劣绅交给群众斗争，把缴来的粮食和浮财分给穷人。队伍经过祝家棚时，老农祝水龙献交了一条步枪，是国民党兵丢下的。起事那天，只有夏连长从闽北带来的一把坏了机柄的左轮手枪，叫做“半条枪”，加上这条步枪，“一条半枪闹革命”，把横行霸道的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。6月21日打紫溪街时，只是在街头向天放了几枪，当地的一些反动公差和土豪劣绅就吓得抱头乱窜，有的吓得钻进了禾田里。街上的大老板林达夫被捉住后，缴交了500块现洋才被放回。暴动队伍革的是土豪劣绅的命，对群众的利益是注意保护的。记得在紫溪收缴浮财的这一次，缴了不少布匹。队伍拉回东坑后，发现有些布匹是普通商人的。水发、凤阶、茂祯和夏连长一反省，觉得这样做违反了政策，是帮了革命的“倒忙”，就开会作检讨，还贴出布告，请吃了亏的人前来认领自己的东西。以后，水发他们带队进入天柱山打土豪。阴历六月初一这天，暴动队伍下令叠石村牛栏基的大土豪何开发“交款拥军”。没有料到他的狗腿子土里和龙古里胆敢出头抗拒，还咒人。为了镇住这股邪气，经过大家开会决定，就杀掉了这两个坏蛋。这是革命群众第一